

# 阿拉伯-伊斯兰 文化史

第二册

近午时期

(一)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 著

商务印书馆

#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二册

近午时期(一)

[埃及] 艾哈迈德·爱敏 著

朱 凯 史希同 译

纳 忠 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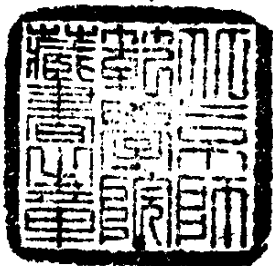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0567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1190567

0082/20

# تاريخ الإسلام

كتاب على طراز دعيير الإسلام ، يبعث جزوه هذا في الحيا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ثقافات المختلفة في العصر العباسي الأول

تأليف

أحمد أمين

المجلد الأول

本书根据黎巴嫩阿拉伯图书出版社  
阿拉伯文版第十版译出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二册

近午时期(一)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 著

朱凯 史希同 译

纳忠 审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22-8/K·94

1990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93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12 3/4
定价: 4.55 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译者序言

纳 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八册本的主要内容，已在第一册“译者序言”中作了简要的介绍，本文仅就“近午时期”三卷（即全书第二、三、四册）内容中两个重要问题，加以介绍。

本卷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朱凯副教授和史希同副教授共同翻译的。两位同志根据阿拉伯文研究阿拉伯文化已经多年。

## 百年翻译运动

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帝国的局势，日渐安定。随着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活也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阿拉伯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阿拔斯封建统治阶级，迫切希望吸取先进文化，希望把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代学术遗产，译为阿拉伯语，以满足帝国各方面的需要。

哈里发王朝首先关心波斯古籍的翻译。因为阿拔斯家族推翻倭马亚王朝，建立自己的王朝，主要依靠以艾布·穆斯林为首的波斯人的力量。因此，波斯人大受重用，初期八十年内，七代哈里发时代的军政大权，几乎都掌握在波斯人的手中，学术文化也向着“阿拉伯—波斯文化”的方向发展。波斯籍的文人学者，一方面希望青云直上，猎取高官厚禄；一方面怀有民族情绪，力图宣扬波斯文化，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争先恐后地学习阿拉伯语，

对翻译波斯典籍也颇感兴趣。另外，阿拔斯新都巴格达位于旧波斯萨珊王朝首都泰息丰附近。泰息丰在萨珊王朝立国的四百余年，曾经是波斯文化的中心，这对阿拔斯王朝初期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

在阿拔斯王朝初期，波斯萨珊王朝时代的古籍，大部分已译为阿拉伯文。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波斯籍翻译家首推伊本·穆加发，曾译《波斯诸王史》，为历史学家塔巴里编著历史巨著《先知与帝王历史》的根据。又译《阿伊拿玛》，是一部记载波斯历代风俗习尚与法律的著作，约一千余页。穆加发最重要的翻译是《卡里莱和迪木乃》，又名《印度寓言》，以及马兹达教派的宗教著作《王冠》。阿拔斯初期，所译的波斯著作，多半是文学与历史。有一本民间传说，名《千篇故事》，为后来《一千〇一夜》的蓝本。进入公元9世纪后，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经《阿味斯塔》及其注释《僧达味斯达》已译为阿拉伯文。阿拔斯王朝初期，阿拉伯人兼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者很多。其中专门从事波斯文的研究，同时又用阿拉伯文写诗著文者，颇不乏人。但其文笔与思维，处处带有浓厚的波斯色彩。

不少波斯学者，既精通波斯文，又通晓阿拉伯文。他们将古代波斯文学——诗歌、散文、故事、寓言……译为阿拉伯文。自己也用纯正而优美的阿拉伯文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其中伊本·穆加发(公元727年卒)为阿拉伯散文开了一个新时代，成为阿拉伯散文的鼻祖。又如公元9世纪中叶的母撒·雅撒尔开设讲座时，右边坐阿拉伯学生，左边坐波斯学生；他分别用阿、波两种语言讲课和答辩。出自其门墙的学者，既学会了阿拉伯语丰富而优美的词章，又掌握了波斯人深刻而隽永的哲理。这是阿拉伯人前所未有的，也是阿拔斯王朝前期阿拉伯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波斯自古产生逍遥派和自然派的诗人，清谈宴饮，沉浸享乐。

自王公大臣，以至中上之家，大都半天作乐，半天工作。歌姬艺人带着各种歌唱，各种舞蹈，去到各个城市和各个村镇。阿拉伯人统治波斯后，特别是阿拔斯王朝前期（公元750—844年），从半岛大量移民到波斯后，阿拉伯人多和波斯人聚居。他们走出帐幕，离开那单调的、粗野的游牧生活，去到繁荣富庶的“新土地”上，很快习染上这种奢侈放荡的生活。因此，阿拔斯王朝前期的歌艺最盛，歌姬舞女又多为波斯人。巴格达原为波斯旧地，阿拔斯王朝特别重用波斯人，沿袭波斯旧制，接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极深。巴格达皇宫中，歌女如云，笙歌达旦，真是“仙乐风飘处处闻”了。《一千零一夜》中描写的巴格达，就是波斯情调的巴格达。盲诗人巴沙尔（公元696—783年）是当时巴格达情诗和酒诗大王，善于用阿拉伯语写出波斯情调的诗歌。又喜欢在他的家里招致男女青年，听他弹琴歌唱。青年男女大受其影响。社会风气较百年前有极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阿拉伯诗歌，充满了过去波斯诗歌的情调，大多是风花雪月，谈情说爱，歌咏酒事的篇章。

伊斯兰兴起前，阿拉伯人本来住在无垠的广漠里，映入眼帘者，无非是如火如荼的骄阳，密语的群星，悠悠的明月，狂舞的风儿。沙漠里似乎有一种自然的音乐——单调而凄惨，雄壮而威严的音乐。诗人发出来的言语，自然成为单调不变的诗歌。他们也有酒诗、有爱情诗，但所歌咏的事物，不外骆驼、羚羊、红花、美女……之类的日常事物。当然也常歌颂爱情、缅怀逝去的佳偶。但歌词含蓄而朴素，不似阿拔斯时代的诗歌那样放荡不羁。例如伊斯兰以前歌咏两个情人的诗，有这样的句子：

共乘驼轿，情语绵绵；  
驼鞍有情，左右款摆。

——伊姆拉·盖斯

阿拔斯时代的情诗却大不相同了，  
 小眠之后，黑夜将我俩聚在一起，  
 一颗心儿紧贴住另一颗心  
 我俩同度春宵。  
 如将杯酒浇注我俩紧贴的心间，  
 也不会漏下一滴到地上。

.....

以遁世思想，寓于诗歌，这也是从阿拔斯朝兴起的，

你们生是为了死，  
 你们建筑是为了毁灭——  
 你们人人必将毁灭。  
 为什么建筑？  
 我们每人都将化为尘土，  
 都将化为原来的一撮尘土。  
 死亡呀，不可避免的死亡。  
 死吧！我并不留恋这今生。

\* \* \*

我忙忙碌碌地寻找你呀，红尘！  
 我没有找到什么，  
 只是烦恼、忧愁、苦闷。

这一类表达厌世思想的诗歌，在伊斯兰兴起前后，并没有这样表露无遗，因为贝杜因人很少厌世的诗歌；而伊斯兰教则重视人生，反对弃绝现实，反对出家修行。因此伊斯兰初期没有修道院，没有出家的修士与修女。上面提到的伊塔希雅（公元750—825年）的诗歌，无疑是深受波斯摩尼教影响的，也是往后苏非派（神秘派）诗歌的来源。此类诗歌，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和风情诗歌



并行，风靡一时。

\* \* \*

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接触，早在伊斯兰之前。古代，印度和西方的交往，多经过阿拉伯地区，由印度洋扬帆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南部，或从亚丁湾进入红海，直达红海北端的伊勒（亚格伯），再经埃及陆路入地中海。或取道阿拉伯半岛的西海岸，经汉志地区，直达叙利亚西岸海港，入地中海转西方。印度的宝石、刀剑、香料，早为阿拉伯人所称道，并见诸古代诗歌。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准备进攻印度。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公元644—656年）曾派人往印度察访。结果认为水源不足，果实稀少，盗贼横行，社会混乱，驻军少必失败，驻军多则缺粮，因而取消进军计划。过了半个世纪，到了倭马亚王朝瓦立德一世执政时代（公元705—715年），派大将嘎西姆进攻印度，印度西北尽入阿拉伯帝国版图。从此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宗教文化上发生了交流：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传入印度，而印度文化亦进入阿拉伯帝国，主要发生于阿拔斯王朝时代。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商业的交通，政治的统治，印度学者和阿拉伯学者来来往往，接触很多，这是直接的影响。波斯和印度相毗连，波斯受印度的文化影响极深。印度的许多古籍被译为波斯文，然后再从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这是间接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卡里莱和迪木乃》（《印度寓言》）和《一千零一夜》中的部分故事，便都是间接从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的。

阿拉伯人接受印度文化的东西很多，首先为哲学、宗教，还有数学与天文。阿拉伯人原来索居广漠，游牧为生。白天酷热，活动多在夜间和早、晚。万里黄沙，东西莫辨，全靠观察星象来指引方

向。伊斯兰兴起后，各地穆斯林每天按时作五次礼拜时，必须面对麦加卡尔伯(天房)，白天靠太阳，夜晚察星位，才能确定卡尔伯方向。因此，穆斯林十分重视星象学。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便是一个星象学家，喜欢接近波斯和印度的星象学家，和他们谈论天象学问。公元770—771年之间，有一位印度星象学家，往见曼苏尔，并提交了一篇有关天文数理的论文，叫做《信德罕德》，论述诸星运行的规律。曼苏尔命法撒利译为阿拉伯文。这本天文学著作，在阿拉伯天文学界流行了五十年之久。到了第七代哈里发买蒙(公元813—833年)的末年，才开始研究托勒密的著作。印度天文学和数学，启发了阿拉伯人对这两门学问的浓厚兴趣，进而翻译了托勒密和欧几里德的著作，并作了极其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如巴塔尼、比鲁尼、花拉子密……等，对天文学和数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如今流行于世界的“阿拉伯数字”，就是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这种数字，然后又传入西方。因此，阿拉伯人称之为“印度数字”，西方人则称之为“阿拉伯数字”。现在世界通用的“零”的符号，也是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后传到西方的。“零”的符号在印度原为“点”(·)，传入西方后改为“圈”(○)。可是至今阿拉伯人仍使用(·)。足见印度文化对阿拉伯文化影响之深。

另一种影响是文学。伊斯兰前，阿拉伯人和印度交易的时期，印度语中的术语被转为阿拉伯语者很多。《古兰经》里有不少印度语汇，如姜、麝香、胡椒……，都是印度产物，阿拉伯不生产这些东西，自然不可能有这类词汇，只能将印度词汇音译过去，时间久了便演变成为阿拉伯词汇。阿拉伯语的修辞学也受印度文修辞的影响。有一本论演说的印度著作，被译为阿拉伯语。书中有一段文章说：“演说家应特别注意修辞。演说家修辞的要点首为心

神宁定，态度端庄，忌冗词，戒蔓语。演说的人必须注重自己的身分，官员不用市井俗语，国王不用街场俗话。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太过典雅，除非听众是文人学士”。后来阿拉伯文章重视修辞学，这无疑多少受了印度语的影响。

印度的故事小说颇为丰富，阿拉伯人极其欣赏。著名的《印度寓言》（《卡里莱和迪木乃》）以及《水手辛底巴德游记》……等都是来源于印度的。伊本·奈丁在他的学术名著《目录》中，列举了许多被译为阿拉伯语的印度故事。

阿拉伯文学受印度影响最深者莫如寓言、谚语、格言等等。这些东西言简意赅，是由大众的经验、阅历形成的。类似文学，又不似文学作品那样畅达。但却言简易懂，很适合阿拉伯人的民族性，容易接受，容易流传。如：“不使用的金钱等于陋币”，“不助人的朋友就是坏友”，“令人畏惧的君王是为昏君”，“不生产的土地是为瘠地”。又如：“有三件事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即：君王施仁政，泛海经商，抗拒敌人。”这一类谚语和格言从印度传入阿拉伯。经过融会、充实丰富后，发展成为阿拉伯文苑中的琪花瑶草。

\* \* \*

公元9世纪，阿拔斯人和拜占廷的关系有所缓和。交通畅通，商旅发达，国库充实。翻译事业有了政治和经济基础。翻译希腊古籍的事业极为繁荣。到了第七代哈里发买蒙时代，译书事业，达到顶峰，蔚为中世纪著名的“翻译运动”。在买蒙的提倡、鼓励和支持下，穆斯林学者，以及阿拔斯王朝治下的非穆斯林学者争赴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等地，搜集古籍。买蒙本人和拜占廷皇帝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买蒙写信给这位皇帝，要求允许巴格达派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去搜求古籍，并请求协助。买蒙的要求得到允许，于是买蒙派遣哈查吉·本·玛它尔和伊本·巴图力格前往。买蒙在

巴格达建立了一座综合性学术机构，称为“智慧宫”。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搜求到的古籍，运到巴格达，收藏在“智慧宫”。于是巴格达成为汇集古典文化遗产的宝库。据说大学者约翰·本·马赛维也到过君士坦丁堡。买蒙还命沙克尔的三个儿子：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和侯赛因等翻译希腊古典名著为阿拉伯文。接着买蒙派大翻译家侯奈因率领另一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求书，带回大批稀世珍本；接着即着手翻译。

买蒙本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特别爱好古希腊哲学，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旦译为阿拉伯文，他总是以先读为快。据伊本·奈丁在《目录》中的记载，买蒙夜梦一人，容光焕发，红须、宽额、碧眼，和蔼可亲。走到买蒙床沿坐下。买蒙非常严肃地问他：“你是何人？”答：“我是亚里士多德”。这可能是附会之说。可是买蒙迷恋希腊哲学，熟读亚里士多德的书，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入睡后，在梦中有所反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始于倭马亚王朝，不过倭马亚王朝时代的译书，多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个人事业，零星翻译，没有计划。到了阿拔斯前期，译书成为国家的一项主要事业，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国家投入巨资，建立机构，组织人力；从各地延聘大批翻译家，专职进行，在精神上、物质上有优厚的待遇。翻译的范围极为广泛。

“智慧宫”中的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馆，是继被焚毁了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之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买蒙命雅哈亚·马赛维主持“智慧宫”。翻译馆里有两位大翻译家，一个是侯奈因·本·易司哈格，一个是萨比特·本·古赖。侯奈因出身奴籍，为叙利亚聂斯托列派的基督教徒。自幼好学，曾到巴格达投身

于约翰·本·马赛维的门下学习。后从大医学家兼药物家加百利·本·巴赫舒提尔当学徒。学成后,哈里发买蒙召他去主持“智慧宫”。侯奈因把大量希腊古籍译为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亚里士多德的几十部著作,几乎全是他一手翻译的;一部分直接译为阿拉伯文,大部分则是先从希腊文译为叙利亚文,再由其助手译为阿拉伯文。侯奈因卒于公元873年。根据伊本·奈丁在《目录》中的记载:侯奈因精通叙利亚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曾访问过拜占廷与塞浦路斯各国,遍读群书,搜寻古籍。萨比特·本·古赖,生于公元835年,卒于公元901年。原为哈兰城的萨比教徒,后到巴格达从事翻译工作。主要译希腊数学和天文学。买蒙创建的“智慧宫”(一说是拉希德创建,买蒙扩建。)终公元9世纪的一百年内,兴盛不衰。阿拔斯前期留下来的极为丰富的翻译典籍,为后期极盛时代的学术文化的创造发展,提供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此外,早在倭马亚王朝时代出现的各个伊斯兰教派,到了阿拔斯王朝,变得更为复杂。本书第四册(近午时期卷三)有详细的阐述。

### 学术文化的记录与编纂

阿拔斯前期,教育事业极其发达,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巴格达,清真寺成为传授知识的教育场所。著名学者都在清真寺开设讲座。并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各派学者到会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而互相辩论。例如穆阿台及勒派的传始人瓦绥勒,开始参加他的老师哈桑·巴士里的讲座受业,后来他和老师的某些学术观点持不同看法,师生发生辩论,无法取得一致。最后瓦绥勒终于离开老师的讲座,自己到大寺的另一隅,自创学派,招授门徒,和老师对立,故这个学派又称为“分离派”。足见当时讲学的优良风气。

清真寺不仅讲授语法学、圣训学、法律学、教义学、哲学，也讲授自然科学。这种自由学风，颇受哈里发的支持和鼓励。哈里发自己多延聘著名的学者，为诸子的太傅。

教育事业多半是私人自由举办的，国家很少提供经费，国家预算中亦无教育经费一项，仅由哈里发和大臣们向学者馈赠。因此，国家既不设置、也不干预教学纲领，除非讲授内容背叛伊斯兰的基本精神。教育大门向任何人敞开。清真寺里倚柱而设立的半圆圈讲座，虽平民百姓、贩夫走卒，亦能自由听讲、质询和辩论。因此，阿拔斯王朝前期，涌现出大量出自寒门的学者。如平民诗人艾布·伊塔希叶原是陶器工人；大诗人艾布·台玛姆乃一背着水囊沿街叫卖的水贩；著名法学家、大法官艾布·尤苏福原是陶器工人。

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旅行，蔚然成风，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这和政治局势之安定，生活条件之丰裕是分不开的。学者们除到东西方的通都大邑互访外，并到穷乡僻壤和游牧地区访问，汲取纯洁的语言、搜集朴实的文学素材。圣训学者到各地搜集圣训、历史学家征集史料、地理学家察访河海道里。自从哈里发买蒙与拜占廷的关系得到缓和后，买蒙曾派遣侯奈因组织学术访问团，访问君士坦丁堡，请求拜占廷皇帝代为搜集希腊古籍，从而掀起了翻译希腊古籍的百年“翻译运动”。

公元9世纪上半叶，记录抄写古籍与传说之风，大为盛行。记录下来的阿拉伯古代传说，大半为诗歌、寓言与散文。这里应当阐述一下推动记录古代文化遗产的因素：

在阿拔斯前期，“新穆斯林”（买瓦里）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有文化的阿拉伯人，不会满足，甚至不会轻信流行了数百年的口头传述，不论是诗歌散文，或是历史故事，特别是关于“圣训”以及圣战的传说。他们迫切需要获得更可靠的资料。

另外，穆斯林学者研读希腊古籍，接触了种种自然科学以后，深感阿拉伯古代传说之不足，需要获得更原始，更可靠的资料。

一些严谨的穆斯林学者，当心流行了几百年的口头学问，日久失真，甚至伪造。特别是阿拉伯学者，面对泛滥一时的“反阿拉伯人”思潮(舒欧比亚)<sup>①</sup>，深恐有人故意歪曲或抹杀阿拉伯学问。这自然也促使他们搜求、考察、研究和记录古代阿拉伯学问，以维护阿拉伯人昔日的光荣。

在阿拔斯前期日益错综复杂的伊斯兰学派，也都希望从阿拉伯文化遗产中，寻找自己的论据。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公元8世纪中叶，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后，大大便利了记录、誊抄、校正、诠释、著作、翻译……的工作，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迅速发展，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在各大城市，特别在首都巴格达，纸店和书店林立，盛况空前。学者们争先恐后地拥向书店，搜寻书籍。他们在书店埋首阅读，流连忘返，甚至在书店通宵达旦，阅读不息。

记录工作，首先着重语言文学。“库法派”和“巴士拉派”的语法学家，争赴游牧区，搜集原始语汇，有的经年累月，在游牧区记录所闻。另一方面，居城的语言学家，每见一个来到城市的游牧人(贝杜因人)，就向他请教语汇。这样集腋成裘，汇编成册。他们着重研究《古兰经》词汇的多种用法，把伊斯兰前和伊斯兰后的用法，加以比较研究，以确定《古兰经》文的确切含义。

其次是记录圣训，追溯圣训传述家的线索，探索其生平，分清

---

<sup>①</sup> “舒欧比亚”，阿拉伯语，意为“民族主义”。“民族”一词为复数。意为阿拉伯人以外的“各民族主义”。“舒欧比亚”否定阿拉伯人的优点与功绩。夸耀阿拉伯人以外的各个穆斯林民族。这个“词”不容易准确汉译，至今也没有定译，只好暂时译为“非阿拉伯人思想”。

其真伪。搜集圣训的工作,约分三个阶段:首先搜集圣训本文,其次整理分类,然后编纂圣训词汇专书。

历史的搜集记录,是和圣训的搜集分不开的,是同时并进的。首先记录传说已久的伊斯兰前各部族战争的历史,这类历史传说被称为“阿拉伯人的日子”。其次搜集编写先知传记与圣战纪实,然后扩大到四大哈里发对外扩张的战史,以及圣门直传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传记。例如早期历史家伊本·赛德的《人名词典》(Al-Tabaqat)便是一部主要是圣训学家的传记著作。

其次是历史故事的搜集和编纂。

阿拉伯人特别重视谱录学,这首先由于各部族间之争胜、各个部族夸耀自己的祖先。大扩张后,两座新都——库法与巴士拉各有其谱录学家。

到了公元3世纪末,积累了几代人的经验,在麦地那、巴士拉、库法、福斯塔特各地,遗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后人继承下来,并加以融会贯通后,总结下面几点:

1. 利用圣训学家传述的资料,并学习圣训学家严谨的学风,纠正过去“地方主义”的偏向,离开自己狭隘的小圈子,走到外面的广阔天地,寻求学问,探求真理。在浩瀚无边的文化遗产中,搜集、鉴别圣训与历史的资料。

2. 公元9世纪的历史家,进一步重视地方志的编写如台伊夫尔的《巴格达志》,艾兹迪的《摩苏尔志》。同时,公元9世纪,波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波斯历史家的著作,夸大颂扬呼罗珊各地的光荣历史。不仅夸耀伊斯兰以前波斯人的业绩,也颂扬后波斯人的贡献;各地方志,记载了当地圣训学家、哲学家、历史家,以及诗人、文豪的事迹。

公元3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学术,有了明确的分类,既打上



“伊斯兰精神”的烙印，又带有明显的阿拉伯思维。这是阿拉伯文化与各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公元3世纪以希腊哲学和逻辑为基础的各种伊斯兰学派也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提倡理智自由的穆阿台及勒派，得到哈里发买蒙的支持，发展更快。

阿拉伯文化不仅在首都巴格达开花结果，而且在东西各地发扬光大；东起波斯的尼沙浦尔，西至西班牙的哥尔多华，无不出现文化高潮。看来是分散的，实际上是一致的。新的文化激流正在激荡着一切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 \* \*

这里顺便提一个阿拔斯时期文化的重要特点，即歌女与阿拉伯文学的关系。

在第一册(黎明时期)的《译者序言》中，我约略提到“奴隶与释奴(买瓦里)”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贡献，此处简单提一下女奴与文化的问题。阿拔斯王朝上层人物，十分重视女奴的教育，尤其重视教授女奴音乐与歌唱。阿拔斯王朝时代的音乐是颇为发达的，社会各阶层都爱好音乐，市街与公共场所都有职业歌女，都是女奴的身份。文学书中对于音乐与歌女的描写非常丰富。因此，女奴的教育以音乐和歌唱当先。阿拉伯人自古多歌手，喜欢吟咏诗词。故歌手必须先通晓诗律，背诵古诗，然后还要兼习舞蹈。优秀的歌女多半学有根底、色艺双全。她们的身价视其学养与色艺而定，有身价值三十万金(迪那尔)者。歌女对于阿拔斯王朝时代文学、艺术影响很大。哈里发买蒙时代是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时代。在首都巴格达，一方面是学术思想的广泛进行，另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的频繁活动。有如两大急流并行向前。在哈里发的皇宫里，一面是年轻

美貌的姑娘们歌舞达旦，一面是严肃、庄重的学者埋首精研，皇宫有如大海，万江流入，兼容并包，织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一幅万花图。但这是阿拔斯王朝前期百年的情况，那个时期，哈里发们有学问、有魄力，较为公正，能够使学术生活与艺术生活并行不悖。九世纪中叶之后，哈里发昏庸愚昧，不学无术，饱食终日，不理正业，日夜惟沉湎于欢歌宴舞的放荡生活。于是“学、艺之都”，变成罪恶渊藪。

歌女对于阿拉伯文学艺术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她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其不同的习俗，各有其不同的教养与才艺。到了首都巴格达后，又受到阿拉伯学艺的教养，彼此间不免受到阿拉伯的影响。然后波斯、罗马、希腊、埃及、苏丹、北非……各地的歌女混在一起，又发生了融合的变化。因此，巴格达的音乐与歌唱便成了东西各民族艺术的混合产物，不是纯粹的阿拉伯艺术了。

歌女是中世纪阿拉伯诗歌、散文中最重要的题材。当时的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中，自由妇女是最受束缚的，不能随意出入公共场所，不能在外人之前揭开面纱，更不能与外人交谈。而职业歌女都是奴隶身份，不受约束。另外，歌女通常多才多艺，性情温柔，最受诗人的欢迎，也最能启迪那些放荡诗人的“诗情”。无怪阿拔斯王朝时代的诗歌充斥着风花雪月的篇章。歌女中多旁通各种学艺，尤擅长诗词，她们的作品往往非自由妇女所能及。

# 目 录

## 第一篇 阿拔斯王朝前期的社会生活

前言 倭马亚时代与阿拔斯时代学术运动的比较·····	1
第一章 阿拔斯王朝前期伊斯兰帝国的居民·····	3
构成伊斯兰帝国的各种成份 每种成份的特点 各种成份在爱好和政治倾向方面的差异 各种成份在文学方面的差异 杂交的过程 混血儿的特点 思想上的杂交 不同成份的融合	
第二章 阿拉伯人与释奴之间的斗争·····	14
蒙昧时代阿拉伯人的部落意识 伊斯兰时代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出现 部落宗派主义 阿拉伯人对释奴的宗派主义 伊斯兰教教义反对两种宗派主义 释奴对阿拉伯人的宗派主义 倭马亚时代两种宗派主义的历史 阿拔斯时代两种宗派主义的历史 斗争的形式 斗争的结果	
第三章 舒欧比亚主义·····	43
阿拔斯时代前期占统治地位的几种观点 阿拉伯人优越的观点 非阿拉伯人优越的观点 平等的观点 舒欧比亚主义的含义及其命名的来源 舒欧比亚主义的产生 舒欧比亚主义的特点 舒欧比亚派和阿拉伯人斗争的各种形式 舒欧比亚派在文学方面的影响 舒欧比亚派在学术方面的影响	
第四章 奴隶及其在文化上的影响·····	72
奴隶在伊斯兰教的法律地位 奴隶买卖 各种奴隶及其特点 女奴的训练 女奴在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影响 自由女人和女奴的比较	
第五章 享乐的生活与严肃的生活·····	91
倭马亚人和阿拔斯人在生活方面的比较 阿拔斯时代的生活日趋腐败	

赛发哈 曼苏尔 迈赫迪 拉希德 艾敏 买蒙 穆阿台绥姆和瓦西格 谈谈饮酒及酒的种类 阿拔斯家族及其影响 奢侈生活的表现 奢侈生活由汉志转向伊拉克 人们贫富不均 极度奢靡和极度贫困产生出改革的要求和苦行主义的思想 苦行主义产生的原因 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对学术、文学、艺术的影响	
<b>第六章 伪信的生活与虔信的生活</b> .....	<b>126</b>
伪信和虔信之间的斗争 伪信在阿拔斯时代广泛传播的原因 阿拔斯哈里发时代伪信的历史 伪信一词的不同含义 释奴和阿拉伯人的伪信 产生伪信的原因 真假伪信罪日益增多 伊斯兰教教法对伪信者的裁决 信仰 信士的最高典范	
<b>第二篇 阿拔斯王朝前期的文化</b>	
<b>前言 不同文化的概况</b> .....	<b>149</b>
<b>第一章 波斯文化</b> .....	<b>150</b>
波斯文化在阿拔斯时代广泛传播的原因 (1)内阁 多数大臣是波斯人 大臣们的文化 大臣依仗书记的帮助 书记们形成了一个圈子 书记们的文化 书记们对文化的影响 (2)由大马士革迁都伊拉克 迁都对文化的影响 波斯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影响:1.词汇 2.学术和文学由波斯文译成阿拉伯文的书籍 部分阿拉伯人受到波斯文化、知识和语言的熏陶 波斯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在文学方面的表现 穷奢极侈的生活和苦行主义的生活 批文 故事 扛大旗者多为释奴 伊本·赫尔东的分析 波斯文化的鼓吹者 波斯文化的优秀代表伊本·穆加发 伊本·穆加发的生平 伊本·穆加发的著作《小文学》《大文学》《近臣书》《卡里莱和笛木乃》 归到伊本·穆加发名下的一	
。本宣传伪信的书	
<b>第二章 印度文化</b> .....	<b>213</b>
穆斯林与印度的早期关系 印度人对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神学 印度哲学与希腊哲学的区别 轮回说及其对穆斯林的影响 素姆那派及其在伊拉克的出现 穆斯林对素姆那派的讨论 印度数学及其对穆斯林	

的影响 印度文学 语法学的开始 阿拉伯文学受益于印度的主要方面: 印度字词 印度人的修辞学 阿拉伯修辞学与印度修辞学的比较 印度故事 印度格言 象棋 象棋在穆斯林中的流传 部分印度习俗	
<b>第三章 希腊、罗马文化</b> .....	<b>236</b>
希腊、罗马文化的内容 希腊、罗马文化在东方的传播 穆斯林与希腊、罗马文化的交往 军迪沙普尔学派 哈兰学派 亚历山大学派 翻译运动 翻译运动发展的原因 希腊文化对穆斯林的影响 希腊文化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不大的原因 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的生平及其作品	
<b>第四章 阿拉伯文化</b> .....	<b>268</b>
阿拉伯文化的内容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在闪语族及亚利安语族中的地位 阿拉伯语在阿拔斯时代学术中的地位 释奴对阿拉伯语的影响 语法错误 学者到沙漠、游牧人到城市的学术旅行 传述的可靠程度 语言的记载 阿拉伯文学 游牧文学与城市文学 伊斯兰教对传播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研究的不同倾向 阿拉伯文化的代表人物木邦利德 木邦利德的生平 对《辞章集成》的分析	
<b>第五章 宗教文化</b> .....	<b>297</b>
伊斯兰国家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犹太教 犹太教文化《旧约》 穆斯林对《旧约》的看法 希腊文化对犹太教的影响 犹太文化对穆斯林的渗透 经注历史伊斯兰教派 基督教 《圣经》 穆斯林对《圣经》的看法 基督教对经注、圣训、教派、文学的影响 修道院及其影响 基督教对穆斯林风俗习惯的影响 伊斯兰教 倭马亚人与阿拔斯人在传播伊斯兰教上的比较 伊斯兰教传布的原因 教义学家及其对传布伊斯兰教的影响 阿拔斯哈里发在传布伊斯兰教上的作为 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影响 伊斯兰教初期与阿拔斯时代对伊斯兰教理解上的差异 教派对理解伊斯兰教义的影响 《古兰经》与教义学家写作风格上的区别 哲学对宗教的影响 哲学对组织和管理科学的影响 伊斯兰教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影响	
<b>第六章 各种文化的融合</b> .....	<b>348</b>
各种文化最初都有自己的特色 学者对文化融合的不同看法 融合的	

过程及促进融合的学者 哪种外国文化的影响最大 势力范围 伊斯兰教在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查希兹、伊本·古太白、艾布·哈尼法·迪奈瓦里 查希兹的生平、文化、气质、风格、著作 对《解释与说明》的分析 《动物志》 查希兹对后来文学著作的影响 伊本·古太白的生平 与查希兹的比较 对《史料的源泉》一书的分析 混合文化在该书中的表现 艾布·哈尼法·迪奈瓦里的生平、文化 对文化融合的影响

阿拔斯时代前期(公元 749—868)大事年表 ..... 384

# 第一篇 阿拔斯王朝前期 的社会生活

## 前 言

在历史学家笔下，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时代，仿佛历史的一页已经随着倭马亚王朝的倒台而结束，新的一页随着阿拔斯王朝的建立而开始，而生活在这两个时代的伊斯兰民族彼此间也是了不相涉。历史学家们的这种描述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和理性生活方面。

在伊斯兰和倭马亚时代，曾经发生过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倭马亚人的垮台和阿拔斯人的崛起并没有削弱这些事件的影响。伊斯兰教教义和阿拉伯语的传播就是其中之一，它不仅影响了被占领国，自身也受到这些国家的影响。因此，对于伊斯兰教教义和阿拉伯语来说，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并没有掀开崭新的一页，只是为其广泛传播铺平道路而已。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此种融合发端于欧默尔时代，开始不久，便因被征服民族的怔营惶怖而暂时停止了。以后，被征服民族又通过通婚，皈依伊斯兰教，学习阿拉伯语而接受了伊斯兰的社会制度，其结果便出现了兼有阿拉伯血统和外国血统并带着不同民族在生理、思维、道德、精神等方面种种特点的一代新人。这一代新人在倭马亚时代便出现了，而在阿拔斯时代更有所增加。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各民族开始互相取长补短，阿拉伯人向波斯人和

罗马人学习文明生活，波斯人则向阿拉伯人学习宗教和语言。

倭马亚时代开始的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在阿拔斯时代更有所发展，因此，我敢说：如果倭马亚人的统治延续到阿拔斯时代，则在历史上出现于阿拔斯王朝的学术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仍会出现，其情形必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相似。其根据如下：

1. 倭马亚王朝后期的学术运动、宗教派别、社会制度和前期相比已经发展到更高阶段。此时，哈瓦立及派的教义已汇编成册；穆阿台及勒派进一步扩大，有些哈里发也变成了它的信徒；清真寺的经堂教育组织起来了，学者们开始研究宿命和非宿命方面的问题并与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展开辩论；编译中心成立了；书法艺术也诞生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如果阿拔斯王朝学术运动的发展只是阿拔斯人的功劳，那倭马亚王朝后期的学术运动和前期相比应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2. 倭马亚人逃往安达卢西亚<sup>①</sup>之后建立的王国<sup>②</sup>与阿拔斯王朝同期，其对学术的鼓励，对翻译、著述的提倡并不亚于阿拔斯人，其文化和文明程度亦不逊色。两者间的最大差别在于：阿拔斯人的文化环境是古伊拉克、伊朗和希腊文化，而安达卢西亚倭马亚人的文化环境则是拉丁文化，至于发展学术文化并尽可能多地采纳适合其国情的社会制度的愿望则两者是相同的。

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是：伊斯兰帝国的发展经历了若干自然发展的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顺序前进，从游牧生活到文明生活，然后，再发展到更高阶段。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民族

---

① 安达卢西亚：今西班牙南部。——译者

② 史称“后倭马亚王朝”或“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750年倭马亚王朝为阿拔斯王朝推翻后，王室遗族阿布杜·拉赫曼（公元756—788年在位）逃往西班牙，公元756年据西班牙独立，定都科尔多瓦，称“后倭马亚王朝”（公元756—1031年）。——译者



继续向文明生活前进，这是环境使然，把阿拔斯王朝的出现说成是从无到有突兀而起的事情是绝对错误的。

当然，也有一些事情，如波斯势力对伊斯兰帝国的控制，从沙姆<sup>①</sup>迁都伊拉克等，都是随着阿拔斯王朝的建立而产生的，有的甚至是阿拔斯人努力促成的。这些事情对学术活动和社会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这些运动毕竟是次要的，就是没有这些运动，阿拉伯民族迟早也要走向文明。在倭马亚时代，特别是后期，波斯势力显著增强，即便没有阿拔斯人提供的条件，它也能寻找别的机会扩展自己。首都还在沙姆时，伊拉克人不就已经投入学术运动了吗？我们确实看到：在倭马亚时代，哈桑·巴士拉及其弟子们领导的宗教运动和艾布·阿慕尔·本·阿拉及尔撒·本·欧默尔·萨格非领导的语言运动都在巴士拉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以上两种运动在阿拔斯时代的发展不过是学者们学术活动的自然延续罢了。

无疑，阿拔斯王朝的社会生活使学术和文学带有特色，表现出许多倭马亚时代所没有的特点。

在下一章，我们将作进一步的分析，但对社会生活的介绍将局限在对学术和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方面。

## 第一章 阿拔斯王朝前期伊斯兰帝国的居民

无疑，不同民族之各具特色犹如人之各不相同一样。不同民族在风俗习惯、生活经验、思维方式、才干能力、文化水平、感情色彩以及智力发达的程度方面都不相同，各民族的文学也绝无雷同

---

<sup>①</sup> “沙姆”，过去通称“大叙利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译者

之处，不同民族的文学来自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源于本民族的历史和幻想，源于国王和平民、智者和平庸之辈、有用之才和罪犯，源于本民族的政治制度，一句话，民族文学来自与本民族生活有关的一切。

我们可以说，阿拔斯王朝前期的伊斯兰帝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有马格里布人、埃及人、沙姆人、阿拉伯半岛人、伊拉克人、波斯人以及中亚细亚各族人。各民族五彩缤纷，但都从属于一个伊斯兰政权，构成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如阿拉伯人便以善于吟诗著称于世。艾哈迈德·本·艾比·杜瓦德说过：“凡阿拉伯人皆擅吟诗，唯其熟练程度不同。”<sup>①</sup>而信德人<sup>②</sup>则以金钱交易和草药研究著称。查希兹说过：“信德人天生会作银钱买卖。巴士拉城里的钱庄没有一片不是信德人开的。穆罕默德·本·赛开尼买了一个名叫艾布·拉瓦亨的信德奴隶，此人为其主人赚了大量银钱。此外，本地药店几乎没有一家没有信德童仆，其经验之丰富、对草药之谙熟、待人接物及招揽顾客之热诚均高人一等。”<sup>③</sup>木鹿<sup>④</sup>和呼罗珊人以吝啬著称。《珍奇的串珠》一书写道：“人们一致认为木鹿人是吝啬的，其次是呼罗珊人。”素玛迈·本·艾施莱斯说过：“我在任何地方看到的公鸡都对母鸡亲切招唤，情意绵绵，唯独木鹿的公鸡好吃独食，由此，我便知木鹿人的吝啬是表现在吃食方面。我在木鹿见一小孩手持鸡蛋，便对他说：把鸡蛋给我吧！小孩答道：你手太小，拿不了。于是，我又知道木鹿人的吝啬完全出于其本性。”<sup>⑤</sup>

① 艾布·法拉吉：《诗歌集》，第20卷，第51页。

② 信德：地名，位于巴基斯坦南部。——译者

③ 查希兹：《动物志》，第3卷，第134页。

④ 木鹿：地名，在伊朗境内。——译者

⑤ 伊本·阿布德·朗比：《珍奇的串珠》，第3卷，第361页。

也门人以谈情说爱著称，汉志人以卖弄风情著称，而伊拉克人则以风趣幽默著称。

查希兹曾历数当时各民族的特长，他说：“中国人擅长手工艺，什么铸造、熔炼、花样翻新的印染、旋工、雕刻、绘画、织布，无一不精。希腊人善于雄辩，而不好动手，精通格言和文学。阿拉伯人又有所不同，他们既非商人，又非工匠；既非医生，又非会计；既不务农，这样可以免于吃苦受累，又不种地，这样可以免得缴租纳税……；既不靠在秤上耍手腕谋生，又不懂银钱出纳和度量衡，只有在他们把兴趣转向吟诗作词、巧言舌辩、语言变化、跟踪调查、传播消息、背诵家谱，以星辰辨别方向，以遗迹认明道路，探究事物之本，鉴别良马利剑，背诵口头文学，领悟客观事物，判断好坏优劣时，才能得心应手。萨珊家族<sup>①</sup>的特点是精通统治术和政治，而土耳其人则擅长骑马打仗。当然，并非全体土耳其人都骁勇善战，正如不是每个希腊人都善于思索，每个中国人都心灵手巧，每个阿拉伯人都出口成诵一样，只是某一个特点在某一个民族身上表现得更普遍、更完全、更明显、更持久罢了。”<sup>②</sup>查希兹在谈到黑人时说过：“他们不用训练，天生就会按照音乐节拍击鼓，跳舞。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的噪音更美妙。”<sup>③</sup>又说：“印度人以数学、占星术、医术、旋工、木工、绘画及种种奇巧工艺闻名。”<sup>④</sup>

各民族的兴趣和政治倾向也各自不同。伊本·古太白的话证明了这一点，他曾说过：“穆罕默德·本·阿里·本·阿布杜拉·本·阿拔斯对他亲自挑选出来准备加以训练从事宣教工作的人士

① 萨珊家族：从公元 226 年起，至公元 640 年阿拉伯人占领波斯止，统治波斯的最后一个家族。——译者

② 查希兹：《书信集》，第 41 页及以后各页。

③ 查希兹：《书信集》，第 63 页。

④ 同上书，第 73 页。

说：‘库法人中有阿里的什叶派，巴士拉人中有信仰实力的奥斯曼派，后者的信条是：真主的奴仆宁愿被杀而决不杀人。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是无拘无束、放任自由的，同异教徒没什么两样，但用基督教徒的道德规范衡量，他们还是穆斯林。沙姆人只认得艾布·苏福扬家族，<sup>①</sup>只知道服从麦尔旺人，不知其它。沙姆人对我等态度冷淡，甚至深怀敌意。麦加和麦地那人曾被艾布·伯克尔和欧默尔所统治。但你等切不可小看呼罗珊人，他们那里人口众多，人人吃苦耐劳、心境平和、心胸坦荡，没有因为爱好不同、派别各异而分化，也没有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而烦恼。那里既没有腐败，也没有阿拉伯人的忧愁；既没有宗派之林立，也没有部落之结盟。呼罗珊人仍处在受歧视、受压迫、受欺侮、受压抑的境况中，故寄厚望于各国。呼罗珊人是优秀的士兵，他们肩宽膀圆，虎臂熊腰，相貌威严，声如洪钟，言语粗犷，能言善辩。’<sup>②</sup>

每个民族内部又有不同的派别，各派仍然保持着自己特殊的仪式和习惯，如：犹太人仍维持其传统习惯——不和外族人通婚；基督教徒仍恪守其宗教仪式和习俗；而拜火教徒则仍在修筑祭坛，点燃圣火。

在文学方面，不同民族也各具特色。波斯人有自己的文学，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伊拉克人也有本民族古老的文学，借鉴外国文学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埃及人也有自己的文学。此外，还有印度文学、沙姆文学、希腊罗马文学。

还有地域的差别，有的民族住居高山之上，有的民族栖身在平

---

<sup>①</sup> 艾布·苏福扬(公元564年或565年—653年)：麦加贵族领袖，属麦加古莱氏部落倭马亚家族。曾反对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率军同穆罕默德作战。后皈依伊斯兰教。其次子穆阿威雅建倭马亚王朝，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译者

<sup>②</sup> 伊本·古太白：《史事泉源》，第1卷，第204页。

原；有的地方严寒刺骨，有的地方酷热难熬；有的民族生活在海滨，有的民族托迹于沙漠。这种种地理、气候的不同造成了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民族特性和气质方面的不同。

以上我们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各民族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阿拔斯王朝前期的伊斯兰帝国。该帝国就象一个容器，各种物质在里面熔化，产生了化学变化。有一些强有力的因素帮助了各民族的溶合，这点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谈到了，但有一件事，曾经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必须详加说明，这就是“混血的过程”。

所谓“混血”，指的是属于不同民族的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产生了后代，在这新的一代的血管里，流淌着两个民族的血液。在阿拔斯王朝前期，这类事情屡见不鲜，司空见惯。其根源是不同民族的接触和伊斯兰胜利后实行的奴隶和释奴制度。于是，一个个伊斯兰家庭，特别是哈里发、王公贵族以及有钱人的家庭都变成了不同民族的混合体，这种家庭产生的后代当然带有不同民族的特色。下面试以艾布·加法尔·曼苏尔家族<sup>①</sup>为例说明之。艾布·加法尔的一个妻子叫艾尔娃，是曼苏尔·希木叶里之女，为艾布·加法尔生了迈赫迪和大加法尔，另一个妻子是倭马亚家族的女人，生了一个女儿，叫阿里娅<sup>②</sup>。此外，他还收纳了两名女奴为妾，一个是库尔德人，生了小加法尔；另一个是罗马人，叫高里，生了萨里哈·密斯钦。和后来的人相比，艾布·加法尔·曼苏尔并非纳妾最多的人。“拉希德·佐哈有两千名女奴，包括歌女和酒女，一个个服饰华丽、披金戴银。”<sup>③</sup>“据说，穆台瓦科勒有四千嫔妃。”<sup>④</sup>纳妾的情

① 艾布·加法尔·曼苏尔：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

② 伊本·阿布德·朗比：《珍奇的串珠》，第3卷，第298页。

③ 艾布·法拉吉：《诗歌集》，第9卷，第88页。

④ 买斯欧迪：《黄金草原》，第3卷，第308页。

况将在谈到女奴时详加说明。

当时,众多的女奴或分给占领者,或在奴隶市场上出售,或被当作珍玩、钱财一样互相馈赠。各民族的自由女子也可以和异族的男子通婚。女奴和自由女子生育了不少后代,其数目超过纯血统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比,阿拉伯妇女是很少的,因此,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通婚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他们喜欢女奴胜过喜欢自由女子,其原因有二:一是被征服民族的多数妇女比阿拉伯妇女容貌更加秀丽。文明富裕的生活、舒适的自然环境给她们增添了姿色,那白白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碧蓝碧蓝的眼睛,美不可言。另一个原因,正如查希兹所说,当时与自由女人结婚的习俗与今天的习俗大同小异。男人根本看不到他要娶的那个女人,只能听媒婆信口开河地胡吹乱捧,兴许男女双方根本合不拢。而女奴就不同了,男人在占有某个女奴之前总能看到她的面孔。所以,查希兹说:“女奴比大多数索要巨额财礼的自由女人更能得到男人的欢心。有些人是这样解释的:男人在占有某个女奴之前,对她的一切已经了如指掌,心满意足之后才决定买下来。而自由女人却要由其他女人来评价她的姿色,问题恰恰在于这些评价别人的人却一点也不懂什么是女人之美,更不懂什么是男人之需。只有男人才有眼力,而她们充其量只会说:她鼻梁挺直像宝剑,眼睛大大似羚羊,颈项长长如银壶,髻髻秀发似串珠……还有许多形容女性美的说法,结果是爱还是恨就靠怎么说来定了。”

阿拉伯人中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女奴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女人却是男人脖子上的枷锁。”也有这样的说法:“喜欢轻装短打的人怎会喜欢长衣长衫?蓄留短发的人怎会放长头发?喜爱女奴的人怎能接受自由女人?”

各个地方的人都喜欢邻近地区或被征服地区的异族女人。“巴

士拉人最喜欢印度妇女、少女和古拉<sup>①</sup>地方的女人；也门人最喜欢埃塞俄比亚妇女和少女；沙姆人最喜欢罗马妇女和少女。每个民族都喜欢被自己民族俘获的女人，只有个别例外，而例外是没有标准的。”<sup>②</sup>

以上我们谈到了不同民族之间婚配的情况，由此产生了带有特色的一代新人，包括一些哈里发在内。“黑祖兰是一个女俘虏，来自赫尔舍乃地区<sup>③</sup>，正是她为穆罕默德·迈赫迪<sup>④</sup>生了穆萨·哈迪<sup>⑤</sup>和哈伦·拉希德<sup>⑥</sup>；还有萨珊王朝国王亚兹德·吉尔德的王子菲鲁兹的女儿沙赫赛夫拉姆，为瓦立德·本·阿布杜·迈立克生了亚齐德·本·瓦立德<sup>⑦</sup>和伊卜拉欣·本·瓦立德。此外，麦尔旺·本·穆罕默德<sup>⑧</sup>是库尔德女奴所生；艾布·加法尔·曼苏尔<sup>⑨</sup>是努比亚女奴赛拉玛所生；买蒙<sup>⑩</sup>是女奴马拉基勒所生，穆阿台绥姆<sup>⑪</sup>是女奴马尔黛所生；瓦西格<sup>⑫</sup>是女奴盖拉退斯所生；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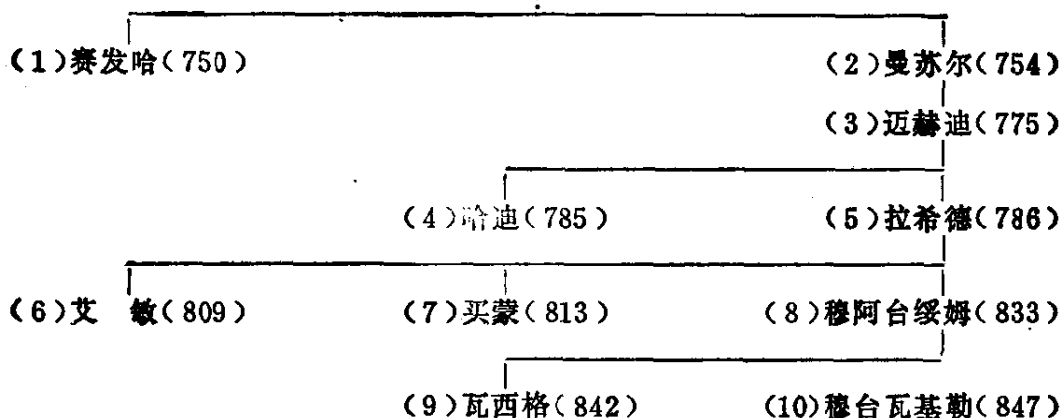
① 古拉：地名，在今阿富汗境内。——译者

② 查希兹：《书信集》，第75页。

③ 赫尔舍乃，地名，位于马耳他附近。

④⑤⑥⑧⑩⑪⑫ 见阿拔斯王朝世系表

阿拔斯



——译者

⑦ 亚齐德·本·瓦立德：倭马亚王朝第12任哈里发。——译者

⑧ 麦尔旺·本·穆罕默德：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译者

台瓦基勒是女奴舒加阿所生。学者、诗人也有这种情况。艾斯马尔说过：“本来，麦地那城的大多数居民都憎恶养女奴，但自从涌现出了阿里·本·侯赛因、卡塞姆·本·穆罕默德和萨利姆·本·阿布杜拉等人，在伊斯兰法学和信仰的虔诚方面超过了麦地那人之后，麦地那人便开始蓄妾了。”<sup>①</sup>

混血儿根据遗传法则从父母双方吸收了各自的优点，因而比其他入更为优越。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相信远缘结婚比近亲结婚好，常言道：“宁远勿近，方为良缘。”

有诗为证：

近亲结婚体必弱，异族联姻壮又强。

近亲婚配愁不尽，生子瘦弱病久长。

据说：“欧默尔看到一群身材瘦小的古莱氏族人，便问他们：‘你们为何如此瘦小？’回答是：‘近亲结婚所致’。欧默尔便说：‘是啊！结婚血缘宜远不宜近。’从此，他们便和血缘远的人结婚，因而得了强壮的子嗣。”

事实是支持这种观点的。阿拔斯时代出生的人因为母亲来自不同的民族，因而体魄强壮，在智力和手工艺方面都很出色。一位将领说过：“论勇敢善战，世上无人能比呼罗珊人。”<sup>②</sup>艾斯马尔说过：“堂妹们更温顺，而外来的姑娘更会生孩子。论勇敢无人比得上波斯人的儿子”还说：“有些人说：罗马女人生的孩子骄矜自负、吝啬成性；西西里人生的孩子邈里邈邈、低贱下流；黑种女人生的孩子勇敢、慷慨；黄种女人生的孩子多生多育、身体柔软，善于甜言蜜语；阿拉伯女人生的孩子狂妄自大、嫉妒心强。”<sup>③</sup>查希兹说：“埃塞

① 见《珍奇的串珠》，第3卷，第296页。

② 脱夫尔：《巴格达史》，143页。

③ 安查里：《文学家论文集》，第1卷，第207页。



俄比亚男人和白种女人生的黑白混血儿比亲生父母还要健壮。白种女人和印度男人生的混血儿，体魄虽比不上双亲那样强壮，面貌却更加清秀俊美。”<sup>①</sup>当他谈到基督教徒在外表和智力方面都胜过犹太人时，说：“以色列人只和以色列人通婚，外族人不能和他们掺和，再优秀的种族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血统。”<sup>②</sup>

打开《诗歌集》，就会发现阿拔斯王朝前期蜚声汉志和伊拉克的女歌唱家多是麦地那出生的混血儿或是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学生。麦地那的混血女子，父亲一般都是阿拉伯人，母亲一般都是非阿拉伯人。如果考察一下学者和文学家的身世及他们祖先所属的种族，就会发现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都是混血儿，还会发现呼罗珊地区的混血儿，乃至所有非阿拉伯人居住地的混血儿都以勇敢著称。古时，也门出现过一个优秀的种族，被阿拉伯人称之为“混血儿”。“当埃塞俄比亚的赛义夫·本·基亦赞找波斯王求援时，波斯王派遣他们援救赛义夫，于是，他们便占领了也门，开始治理也门，并和阿拉伯人通婚，他们的孩子便被称作‘混血儿’，这一称呼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们，因为他们的父母确是不同族的。”<sup>③</sup>这个部族中产生过塔乌斯·本·凯桑和瓦哈布·本·穆奈比赫等著名学者。这些混血儿，一般父亲是波斯人，母亲是阿拉伯也门人。而阿拔斯王朝的混血儿，多数人的父亲是阿拉伯人，母亲是非阿拉伯人。

\* \* \*

既有血缘的混合，就必然有精神的融合。不同民族的智慧来源于不同的血统。波斯人有波斯人的智慧，但他们后来皈依了伊

① 查希兹：《动物志》，第1卷，第71页。

② 查希兹：《书信集》，第1卷，第169、170页。

③ 见《阿拉伯大辞书》，《伊本》条。